

廟公（下）

瀛苑副刊

恍忽了不知多久才醒過來，醒來時已是一片漆暗，若不是憑著觸覺，他也無法確定自己醒了沒有。醒不醒，對他而言都沒有意義了，也許沈睡比較好吧！永遠活在過去的光榮歲月。大抵說來，添財的一輩子至今都還沒有真正清醒過。他醒了，愈想愈氣，愈不是滋味：我才不便宜妳阿好，所有的代誌攏是我做的，所有的好處攏給你佔去！他愈不甘便愈向功德箱篤定地邁進一步，手探進功德箱的投錢孔就使勁地撈了一把：你娘……攏是她將錢拿走去，錢變少了，才會那麼難拿！你娘咧……撈了半晌，他也沒能撈出個什麼名堂，愈撈愈急、愈急愈氣，好似沒命地、奮力地將手向裡面猛塞、猛戳進去，手指關節都磨擦破皮了，滲出一絲一絲的血漬，他全然不知覺，只有不斷地咒罵、不斷地自殘，整個人都攀上箱子搏鬥！他早被憤世嫉俗給吞沒、泯滅……直到他把整隻手都插進箱子裡，感覺到紙張的觸覺，他才平靜下來。幾乎是同一時間，一刀劃破河山的巨響，朝添財的頂上劈了下去：「大膽狂徒！」眼前是一朵一朵金色的煙霧從遠方逼進，從鬆散到濃密成了一蕊金色的雲，匯集在他面前，那片雲五公尺高、三公尺寬，不靜止地在內部流竄、翻騰，好像互相吞噬一般，並且仍舊向前推動，進而想吞掉添財，那金色光芒萬分扎人，連不懂視覺的皮膚也灼痛得不得了；即使合上眼皮，眼睛也好像就要瞎掉似的。添財驚得屁滾尿流想逃，手卻被功德箱卡住了，他驚慌地想趕緊將手拔出來，金雲裡卻冒出一聲莊嚴的聲音：「嘛呢嘛呢吽！」投錢便小了一圈，添財害怕，又去掙扎；掙扎一次，就小一圈；再掙扎，又小……最後投錢孔的寬度只能容下他的手臂納入，甚至密合得一點空隙也不剩。添財恐懼，不敢再去掙脫了，只得勇敢面對金雲的吞，誰知道？金雲便一溜煙地消散了，回復之前的寂靜……黑夜……沒有一點光亮，莫名其妙。但是功德箱叨住手的事實並沒有改變，讓添財意識到事情並不會過去……

隔天人見媽祖廟一直不開門，叫了門也沒人回應——添財早驚得不知所措！那個樣子那裡能見人？——直到十二點，門縫頓時裂開，將眾人好奇的秘密拆封。廟裡，透出一線昨日金色雲霧一樣的光芒，光明得塵埃的飄浮循環都清楚可見，幽暝陰暗的世界全部著了色彩，成一片光亮潔白，佈滿一斑一斑舞動的小亮點，轉為天堂；添財心底卻受煉獄的煎熬，他的秘密被揭穿了……善良的阿好孀仍然原諒了添財，但是，無論用盡任何方法都無法使添財脫離功德箱，原來的鑰匙竟已不適用那鎖，來自各地高竿的鎖匠都解不開那箱子上的鎖；很快地，添財十分不光彩地成了新聞頭條，醜聞公

諸於世，成了全世界的熱門話題；那木箱子竟也變成金鋼不敗之軀，什麼鋸子都拿它沒法子，村子裡的人紛紛傳說：這是媽祖顯靈的神蹟啊。添財被逐出媽祖廟，但是所有人並不會遺忘他的惡行，因為黏在他右手拖行的箱子，會不斷地提醒別人的眼光以及譴責。不夠似的，拿著手腕的功德箱竟一天天緣上手臂生長，一天一天高，好像要把添財整個吞食進去似的，慢慢生長著，慢慢地、慢慢地……添財心中的恐懼也隨著時間的行進漫延開來，充斥整個人，逼著人發狂。一天醒來，添財已經拱進功德箱，和錢癱在一起，成就了添財多年以來的夢想，不停地，有人從外面灑錢進去，成天鈔票、銅板從天而降，讓添財一刻也不得閒，銅板砸在身上、頭上，痛得他哇哇疾呼：「幹！不會投鈔票哦！」隨著鈔票越淹愈多，他幾乎沈在錢堆裡，呼吸困難；連翻動的機會都沒有，更甬說用手撥開黏貼在臉上的鈔票，漸漸的，箱子裡盛滿了鈔票，添財只得在鈔票縫隙裡苟延殘喘，十分狼狽。這天，添財聽見外頭發出十分緩慢沈重的腳步聲，還有粗布磨在地上沙沙作響，伴隨著金屬碰撞的節奏——光是一沈踏步：碰！！接著：沙沙……沙……最後搖晃了幾聲：鈴鈴鏗……。碰！！沙沙……沙……鈴鈴鏗……碰！！沙沙……沙……鈴鈴鏗……一路逼近過去，碰！！沙沙……沙……鈴鈴鏗……咚！！東西撞著了箱子，造成一陣暈眩的震動，腳步聲的主人說話了：「哦！到啊！終於湊足了一千塊啦！」接下來一陣傾圮匡啷的聲響，連貫不絕的銅板一直朝裡面砸，沒有顧慮地砸……「救命喲！」他大吼一聲終於掙破了夢境。

原來事情還不至於太糟糕……添財有了一番覺悟，也許是給夢境裡的報應逼出來的。他不再偷拿媽祖娘娘的香油錢，甚至非常恐懼功德箱；每每一接近，手腕便不自主地痠攣起來；他只要一想起和錢共眠的那種種苦日子，進而連錢也不貪了，便也跟別人學起清高廉潔，甚至也捐錢；久而久之，添財在地方上的聲望遠超過阿好，人人都敬重他；許多人到廟裡不僅為拜神，更是為了和添財訴苦聊天，添財擺脫了向下沈淪的命運，和供奉在廟堂裡的神像一樣，贏得了別人的敬重；廟裡的香油錢全數交給添財經營，廟公著著實實成了個大好人。